

蔡同學：字很草，如看不明白隨意猜度可也，一笑！

從莊和子同學轉來的『杏園』收到了。謝謝！我雖不敢自封為中山『同仁』，但在貴校兼課八年，一旦遠離，自不無依依之感，自杏園中深感中山進步甚速，更喜故人無恙，自感快慰，去年底牙五同學會來信要我說些生活情趣，當時會信手寫了兩頁，後因事忙，不知擱置何處，特此向牙五同學致歉。

其實人逾四十，兒女天外，情不在此（美國），而風雪漫天，寒氣逼人，溫度曾低至（-50°F），毫無情趣之可言，偶背誦宋詞以自遣。句云『少年聽雨歌樓上，紅燭昏羅帳；壯年聽雨客舟中，江濶雲低，斷雁叫西風；老年聽雨僧簷下，髮已星星也；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』。雨聲如訴，紅燭照人，當如何旖旎，惜未能領略，而雪花拂面，四顧蒼茫，頗能體會『江濶雲低，斷雁西風』一片寂寥，懣懣心頭。『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』。我人何嘗見我，唯獨在深巷寂寥人散後，惆悵暮烟垂，你才會想得很深，想得很遠，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寂寞，最好的方法是——來美國。

芝城之美，在雪夜、在湖邊、在高樓；上週我到一友人家作客，他住在密西根湖邊六十多層樓上，室內鬢髮人影，歌聲起落，我拿著一杯葡萄酒倚在窗前，全城如一片燈華，腳下車燈如箭一似萬點流光。湖邊白雪如帶，湖面是一片迷濛，如烟、似霧，使人記起所想念的人是這麼遠，像是在夜裏的芝加哥！

但在這裏工作，卻又是另一番感觸。這裏有一句俗語“Beat your dream”每人無時無刻不求表現自己，在學術討論會中，搶著發言，揖讓之風最行不通，我曾在此講授催眠術，事後某次全系討論會，主席問我一有關催眠問題，我因鄰座某君亦精此道，乃循我華夏古風曰：「Dr.××對此亦深有研究，我想先聆其高見！」此君乃一彈而起，滔滔不絕，直到散會。會後我所教之住院醫師甚為不平，並對我說『你污辱你自己』而各種工作，只求表現，不擇手段為此間現象。某次口腔外科主任演講，內容平平無奇，且間有錯誤，某住院醫師竟當面對之曰：“I don't think I can learn anything here”！其咄咄逼人的語氣，毫無一點尊師重道的態度！你們敢對老師這樣說嗎？大不了只會用左手寫封不具名信投出而已

，這也許是我國如我者能濫竽充數原因之一（一笑）！但他們對有能力之老師則五體投地，言聽計從，總之，在這裏金錢、地位、學問，一切都發揮其力量，這是生死搏鬥的芝加哥！

這裏治安之壞，有如非洲大陸，入夜以後，人皆相識不敢獨行。上週內有四人在街上分別被殺，其一為芝加哥大學之研究生，被殺處為校區內。此處『打悶棍』之風甚盛，剪徑者與者與梁山泊之風殊異，單身夜行者每被打至四肢朝天，始被洗劫，往往被打死後，再補一脚，或被打死後，只搜出數毛錢而已，而人命何價？這是恐怖的芝加哥！

我此次來美，係任芝加哥大學之associate professor。此間教授分三級，依次為full professor, associate professor及assistant professor。所負責之工作為指導口腔外科住院醫師作手術，幸而我在臺時因服務於軍醫院，曾作手術多次，而他們竟毫無經驗，給我“Beat my dream”之機會，此外尚教住院醫師數項課程，包括催眠術、動物手術學等，我曾寫一冊『口腔外科手術學附動物實驗』，共四百餘頁，每一手術項又分為五部分，依次為1.臨床要點，2.應用解剖，3.手術程序，4.狗之解剖，及5.此手術在狗身上實驗時之每一程序，手術範圍包括自氣管切開至上頷切除及Neck dissection。寫此書用去我每日八小時，共七個月，今晚才完成初稿，我下個月即講授此課程，據稱芝加哥大學今後將用以作訓練口腔外科住院醫師之教本。

我在此間與同仁及所教之住院醫師相處尚好，但因『家在臺北』，且在此教黃髮碧眼，不如回國教自己學生為佳，故多處機會皆已放棄，我已定於今年六月返臺，如有可能或經歐洲旅遊返國，將來是否再至貴校兼課則難以預料！

此時風雪交加，遙念故人，感慨特多，唯祝珍重！珍重！

殷念德敬上^{12/9}于芝加哥大學

芝城過客

· 德念殷 ·

